宁波日报 NINGBO DAILY

人物

赵家珍，浙江宁海人，著名古琴演奏家、中央音乐学院教授、中国琴会会长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传承人，被誉为“中国古琴第一人”。

大音希声

——访古琴演奏家赵家珍

赵家珍在演奏（崔小明 摄）

崔小明 陈云松

一头栗色的浓发中夹杂着几缕蓝靛色发丝，浅色棉质裤搭配黑白丝绸休闲上衣，面容略施粉黛。没有想象中的衣袂飘飘和仙风道骨，却是一个时尚、新潮的邻家大姐。赵家珍不久前在家乡宁海举办了一场古琴演奏会，记者对她进行了专访。

“我是个性情中人，以前爸爸常批评我说话太直，容易得罪人。但欣赏我的人则认为我率真、随性、好相处。”在接受采访的几个小时中，赵家珍侃侃而谈，不时发出爽朗笑声。她说自己虽然出生在上海，但根在宁海。儿时每年暑假都会到宁海玩，宁海的秀丽山川和美食是她童年最美好的记忆。

谈及从艺道路，赵家珍戏称自己是“一没背景，二没后台，三没姿色”的“三无”人员。她说，长辈都没有从事过音乐艺术，她从小也对理工科更感兴趣，曾经立志要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人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她开始学小提琴，希望能考上部队文工团，以此逃避“上山下乡”。有一次在老师家学琴时，老师一位弹古琴的朋友听了她拉的小提琴，建议她试着学学古琴。因为有小提琴的基础，加上天资聪慧，赵家珍很快表现出古琴演奏上的天赋。1980年高考前夕，古琴老师建议她去报考中央音乐学院，而她内心却在纠结：一辈子吃“艺术饭”到底好不好？权衡之下，她作出了“两不耽误”的选择。因为艺术院校提前考试，赵家珍带着父亲给的100元钱进京赶考。在北京期间，她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游山玩水，中央音乐学院的考试，只是“对付”了一下。回到上海后，赵家珍开始迎战当年的普通高考。不料就在高考的第三天，她收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。

进入中央音乐学院，她才知道，古琴是一门冷门乐器。十年“文革”中，古琴被当作“四旧”列入砸烂之列。“文革”结束，全国会弹古琴的人据说只有200人左右。尽管专业“冷门”，但赵家珍并没有泄气，用她的话说，即使不能成名成家，至少以后可以当个音乐老师糊口。在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本科古琴专业学习时，赵家珍主要师承我国著名古琴演奏大师吴景略先生，并长期得到张子谦、龚一、吴文光先生的精心指导。1984年，她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。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，赵家珍博采众长、融会贯通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此后，她经常受邀参加国内外古琴交流活动，曾被《纽约时报》评为“世界一流的演奏家”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古琴艺术获得新生，弹奏人群从最初的寥寥200人迅猛发展到今天超过200万人。2003年，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“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”，古琴开始进入大众视野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，古琴演奏家陈雷激在台上独奏一曲，松沉旷远的琴声征服了全世界的观众。此外，古装电视剧和电影也为古琴的发展贡献了力量。赵家珍说，一段时间以来，古琴演奏成为古装剧的标配，她自己就曾为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《笑傲江湖》《火烧圆明园》《大明宫词》等录制过古琴音乐。特别是她在《三国演义》中演奏的《卧龙吟》，好评如潮，她的很多徒弟就是看了电视后跟她学琴的。

谈到当前的古琴热，赵家珍有冷静的思考。她说，随着学琴人群的扩大，师资严重缺乏已成为首要问题。有的人学了几个月就敢去上课当老师，这岂不是误人子弟？此外，古琴成了一些机构牟利的工具。一把成本几千元的古琴被有些机构炒到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。赵家珍说，学琴的人无论拜师还是买琴，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千万不要被一些玄乎的概念所“忽悠”。赵家珍说古琴入门并不难，但要弹好却需要一生的努力。“学古琴之前，最好能先学两年钢琴，这样会容易得多。”

锐观察

又见戏曲影视化的小高潮

冷 枫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是戏曲电影的黄金时期，出现了一大批在今天看来艺术水准依然很高的电影作品：如京剧的《荒山泪》《群英会》《望江亭》；越剧的《梁祝》《红楼梦》；昆曲的《十五贯》；黄梅戏的《天仙配》……到了二十世纪80年代，电视机开始在中国家庭普及，催生了一批新的戏曲艺术片，且不乏精品。然而新世纪之后，随着娱乐产业的丰富化，民众的文化生活有了更多元的选择，传统戏曲日渐式微，观众群也不断缩小。为此，不少专业人士提出：要改变现状，急需进行戏曲改革。同时，将戏曲和电视电影再度紧密结合也不失为一帖良方。

黑格尔说：“艺术作品之所以创作出来，不是为着一些渊博的学者，为的是一般听众，他们须不用寻求广博知识，就可以直接了解它，欣赏它。”此话点明了戏曲受众的主体还是广大人民的实质。然而要让更多人真心喜欢上华夏戏曲，现在的确遇到了一个瓶颈。戏曲并非只要一和影视剧等现代传媒结合就能万事大吉。这里不妨插入一则小笑话：大作家萧伯纳曾经收到过一封来自一位美丽舞蹈家的信件，信中写道，如果我俩结婚，生下的孩子脑袋像你，面孔像我，那是多么完美啊。萧伯纳回信说：要是这个孩子脑袋像你而面孔像我，那岂不是糟糕透顶？戏曲和影视剧的关系也极有可能走向这两种极端。

戏曲影视曾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艺术环境，诸如百姓对电视媒介刚出现时的好奇，诸如当时一大批顶尖艺术家正处于创作的巅峰期，不仅表演、唱腔已臻化境，整个舞美、编剧、导演的团队也极其成熟。而当下，尽管技术性的硬件设施质量大幅提高，但从真正决定艺术水准的“人”的元素整体来看却不容乐观。若演员唱腔平平，念白草草，表演一般，把它们搬上影视荧屏，再怎么个花团锦簇，观众也未必买账。

戏曲，是在农耕文明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艺术式样，世易时移，应时而变也是必要的。但也不能完全为了迎合时代，而去除这个艺术种类标志性的东西，改编必须找到它与影视剧的最佳嫁接点。诚如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爱弥尔·左拉所言：“剧坛一向是墨守成规的最后堡垒。”作为舞台艺术，每一种戏曲有其程式化的特征，带有中国美学中特有的虚拟性和写意性。可一旦到了镜头面前，导演往往要求通过对生活原生态的模拟来表现剧情。你再不能马鞭一挥就表示走过了千山万水，水袖一卷就意味着此地波浪滔天。将军征战前要做的一些“起霸”动作要省略，戏曲结构中同一唱段在不同场景中重复演唱的情况也不允许出现。也就是说，如此一来戏曲艺术中最精华的美学原则会变得支离破碎。有鉴于此，有人认为：哪怕是多机位拍摄，多镜头诠释，影视化的戏曲，也有“四不像”的嫌疑。另据笔者观察，把戏曲搬上影视荧屏，背后缺少一支强大的专业戏曲团队参与、支持，或许也是影响戏曲影视剧质量的一大原因。

当下，似乎又掀起了一股戏曲影视化的小高潮。作为国家艺术工程，不少经典剧目被陆续拍成电影。如《谢瑶环》《穆桂英挂帅》《霸王别姬》等等。听说连王家卫导演也有意拍摄京剧名作《锁麟囊》了。然而名演名导强强联手真的能生产出佳作来？我看不一定。戏曲，尤其是地方戏曲要想继续生存发展，还是得“多条腿走路”，要在剧场里求生存，影视上求创新，网络上求普及，重中之重是要有“角儿”——戏曲自始至终就是“角儿”的艺术，没有好演员，无论如何吸引不了观众。笔者始终相信：民族戏曲文化乃国之瑰宝，里面渗透了非常高雅高尚的艺术内涵，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它依然会有风华再现的一天。

电影《天仙配》剧照 （资料图片）

鉴赏与收藏

曹禺（1910-1996），原名万家宝，现代戏剧泰斗，新文化运动开拓者之一。曾任中国文联执行主席、中央戏剧学院名誉院长，被誉为“东方的莎士比亚”。擅书法，富文人气息。

方向前

当书法遇上文学

——从曹禺书法看近代文人墨迹的收藏价值

曹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杰出的剧作家，戏剧是我们了解曹禺的“主窗口”。作为文化名人，曹禺的书法也有较高的品格和趣味。曹禺生活在整个二十世纪，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。二十世纪前期的书法，受晚清、民国书风影响极大，书法重碑学，富有包容性，也兼取帖学。曹禺的书法虽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书法艺术，但他注重书写时的感情投入，注重个性发挥和作品境界。从他的书法中不难看出深厚的碑学功底和帖学营养的吸收。曹禺书风敦厚朴实，结构严谨内敛，用笔灵动中显厚实，有一股书卷气息。

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，“人人用毛笔写字”已成为最后一道文化盛宴。文人们日常用毛笔来记录和书写文字，这本身就为文人书法和文人书家的产生创造了条件。这一时期，出现了众多有影响的文人，如鲁迅、胡适、梁漱溟、沈从文、郁达夫、郭沫若、茅盾、老舍、艾青等等，他们既是著名作家，也是书法高手。

书法一旦与文学结合，它就成为文学家内在的精神表达，书法中蕴含着深层次的文化底蕴和生命感悟。文人书法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第一，书法靠学养支撑。沙孟海先生曾说过：“没有学养，我们连书法的过客都不算。”古往今来，凡书法史上有成就的书家，都是饱读诗书、学问深厚的学者，从古之王羲之、李白、贺知章、苏东坡、杜牧、赵孟頫、董其昌，近至启功、沙孟海、林散之，学问成就了书家，书法的高度来自书家个人的学养。宋代著名书家黄庭坚在《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》中说得好：“予谓东坡书，学问文章之气，郁郁芊芊，发于笔墨之间，此所以他人终未能及耳。”

第二，书法品位之高下，主要取决于作品之格调，而作品格调高下，关键看书家的学养如何。格调指的是书法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美学品格和思想情操，是书法家的文学修养、审美趣味和艺术造诣的体现。格调有雅俗之分。书法上的格调以书卷气、文人气为上，书法艺术最忌“俗气”。一个人的学养与艺术审美眼光，基本上是同步的，所以文人书法的格调大多是高雅、脱俗的。当然，书法有技法和精神两个层面，技法层面是基础，精神层面是本质和灵魂，两者如何结合，诚如南朝书家王僧虔所说：“书之妙道，神采为上，形质次之，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。”

第三，文人书法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。不少传统文人以毛笔书写作为日课，取法传统，练就了扎实的传统功夫，拥有极高的领悟力和创造力。文人书法在书风上具有静、敛、趣、厚、朴等特点。在书写过程中，注重情感的表达与个性的发挥。所以，作品中“感情意识”与“个性特点”非常明显。譬如老舍书法善碑学，厚重而内敛，踏实厚道，字如其人；茅盾先生书法轻柔秀美，用笔精致，结体严谨，文气蕴藉；鲁迅先生的书法，取法魏碑、篆隶，受版画木刻的影响，富金石味，线条质朴内敛，富变化，可称一代书法大家。因此，近代文人书家，在技法上或难以比肩专业书家，但他们的书法创作“重神轻质”，在格调、意境、个性风格诸方面已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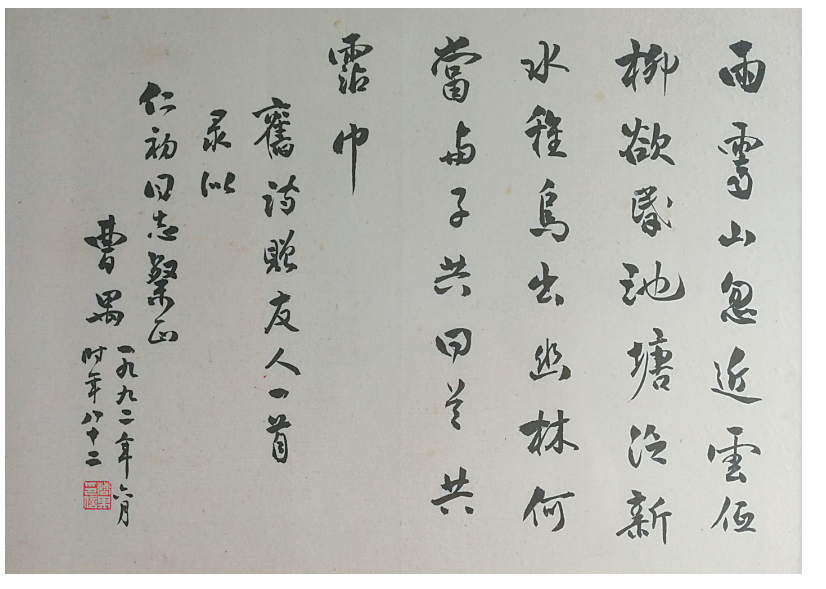
在近二十年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，“文人书法”成了拍卖场上的一道亮丽风景。如苏曼殊、老舍、茅盾、郭沫若、弘一、郁达夫、蔡元培等的墨迹手札，更成为市场上的热门货，一纸难求；价格从几十万元至上百万元，与专业书家相比，文人书家的墨迹价格要高出许多，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但有一点毋庸置疑：文人书法墨迹，具有独特的收藏价值。

首先，无论是历史名人还是文化名人，他们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知名度。作为历史名人，对后学者来说，有研究价值，对收藏者来说，拥有名人一纸片言，是莫大的荣幸和满足。当然更重要的是，文人墨迹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。

其次，文人书法有极高的文化价值。作家的书法往往记录了他们的思想、经历、作品内涵等等，文人墨迹是了解作者的一个重要“窗口”。

再次，文人书法具有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双重性。文人书法作品中的很多内容为作者自撰，具有原创性；这种原创性与作品的艺术格调、趣味相融合，就更值得品赏和雅藏。

当然，近代文人墨迹受大众喜爱和欢迎，从某一角度看，也受到“字为人贵”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，这也是艺术界和收藏界古已有之的一个现象。



曹禺书法作品 （方向前 供图）